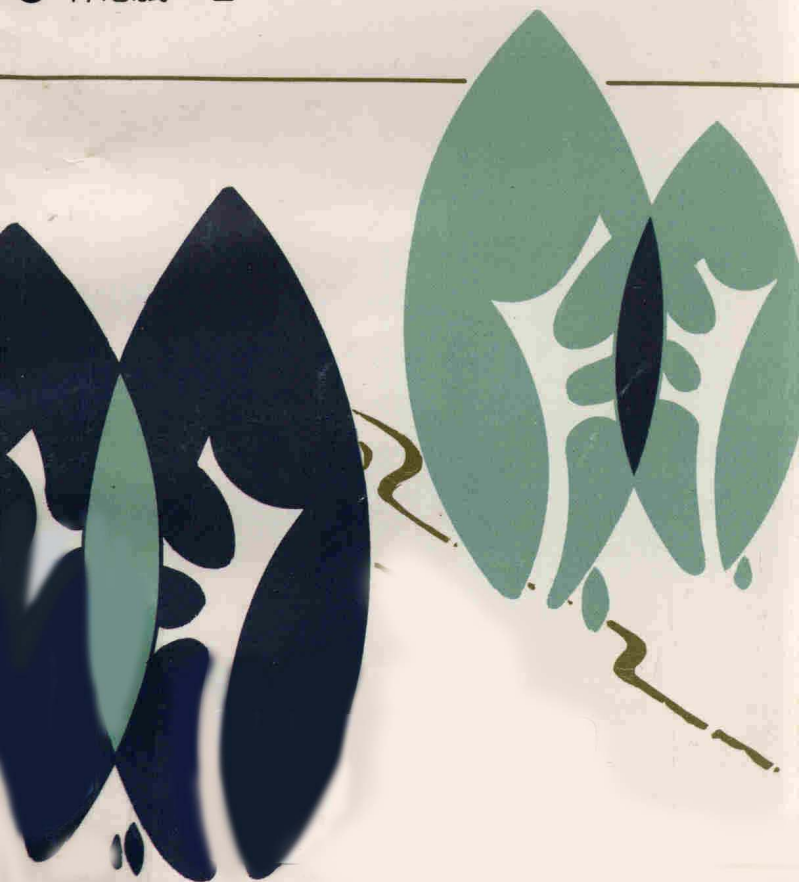


林蔭路上

● 林懋義 著



海潮攝影藝術出版社

林荫路上

林懋义 著

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

1992年8月·福州

.

林 荫 路 上

林懋义 著

每潮摄影艺术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27 号)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6 9.125 印张 135 千字

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00

ISBN 7—80562—195—O/J • 168

定价:3.00 元

· 目 录 ·

序	郭风 (1)
湄洲风情	(4)
忆仓山	(11)
苹婆和猴儿们	(16)
圆月方方	(20)
咪咪	(25)
妻舅归来记	(28)
乔迁	(31)
面壁话读书	(37)
同学	(43)
打开了的回忆闸门	(51)
似此星辰	(58)
合肥掠影	(61)
包公墓与包公祠	(65)
南炮台与度假村	(70)
心与眼	(74)
遥远之歌	(79)
路	(81)

访冰心同志	(82)
天下无人不识公	
——记宋元模先生	(87)
陈文灿校长	(92)
客地乡亲	(96)
情系两岸三代人	
——陈庆熹教授探亲记	(99)
我那堂嫂	(103)
祖母与母亲及姐姐	
——写给我的女儿们	(107)
高山流水	(112)
怀念画家张英先生	(118)
 老去文章浑漫与	
——读俞元桂老师的散文	(126)
抒怀自有生花笔	
——许怀中教授和他的散文	(135)
铁血启后人	
——读石一宸将军《铁与血》	(143)
林涓的散文小说集《诱惑》	(147)
灵犀·慧眼	
——陈章汉《美感百题》	(150)

陈锦清《蝴蝶谷》序·····	(155)
题窄·意新·形象	
——关于一篇游记的通信·····	(159)
给《蓓蕾》编者的一封信·····	(163)
写在研究会成立之后·····	(166)
我写《榕树下》	
——为《新时期教师优秀创作选》作 ·····	(169)
构思是成文的关键	
——我写《集美之夜》·····	(175)
秋天里的春天	
——读杜牧《山行》·····	(178)
惜墨如金 至简至达	
——《曹刿论战》的记叙·····	(181)
故垒雄风 健笔凌云	
——写在厦门首届书展前·····	(186)
石不解语最可人	
——为福建工艺美术学校巧色石雕在港展览作 ·····	(188)
福建工艺美术在新加坡展览·前言·····	(191)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厦门分校首届师生作品展览	

• 前言	(193)
厦门工艺美术学院 福建工艺美术学院	
40 周年校庆告校友书	(195)
《朱鸣冈钢笔写生选集》序	(197)
《祖母画家——吴李玉哥传》序	(203)
雕塑家李再钐和他的《探亲探艺》	(207)
文字缘	
——为李远荣黄爱玲伉俪收藏作家题名赠书目	
录作	(212)
“他山之石”	
——“日本书道教育学会”与石桥父子	
.....	(214)
“殷勤弄笔墨，全抛一片心”	
——朱鸣冈教授生活剪影	(217)
画中国的油画	
——陈庆熇及其油画	(222)
巧意能令石唱歌	
——庄南鹏巧色石雕艺术欣赏	(229)
“千江有水千江月”	
——邱祥锐的山水画	(233)
林飞的巧色石雕艺术	(237)

写意传神又一家	
——黄羨及其人物画·····	(241)
方寸天地宽	
——叶林心的篆刻艺术·····	(245)
天道酬勤	
——张钰树山水画观感·····	(248)
乐之，不竭的动力	
——李战和印象·····	(251)
林则徐和他的书法·····	(255)
蔡襄书品论略·····	(261)
跋 ·····	俞元桂 (282)

序

郭 风

懋义住在厦门鼓浪屿，我住在福州，未能经常见面；这些年，每到四月间，他总来福州开会，往往拨忙至寒舍坐谈；似乎因此有了某种规定的相见机会。不过，我们相识早在五十年代初叶，总算不能说相见恨晚了。也早在五十年代初叶，我已开始认识他的品格中的一个特性，这便是着魔似地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固执。懋义能演戏（他是兴化府人氏，他所演的是我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莆仙戏也即兴化戏，而且扮演小生），能作画，善于书法，并对我国书法艺术有精湛的研究；此外，他酷爱文学，而主要擅长散文和文学评论。我之所以在

本文一开始就不厌其烦地记述这些情况，旨在说明一个见解，即我从懋义的个人性格中憬悟到一种文学契机：固执于多样的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或云对于文学、艺术具有广泛的兴趣，有利于个人之某一文体的独特发展。就懋义来说，他的散文艺术的取得成就，得力于他对于文学、艺术之多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我有一种不成熟的看法，甚至可能是一种偏见，以为某些散文作家在作品的艺术运用方面显得局促和单调。我在上面所指出的，懋义的散文艺术的成就，得力于他在文学、艺术之各方面的追求，其中（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成就便是他的散文作品能随意（或无意中）吸取书法艺术、绘画乃至地方戏艺术的某些艺术运用手法，使得他的作品显得不同凡俗，显得洒脱和不拘一格。在这本集子里，我特别喜欢《乔迁》、《忆仓山》、《湄洲风情》、《妻舅归来记》、《咪咪》、《合肥访包公》等作，明眼的读者可以看到作家的笔致有时颇近于中国书法的挥毫，中国画的泼墨乃至地方戏曲中的诙谐情趣；或者也可以作如是观：他对文学、艺术的各方面的探索，成为一种散文的功力，出现于

他的笔底，使得他的散文艺术自成一格。

懋义是一位情感丰富和重友情、师生之情的作家。所以他不能不写出若干表达对于师友之情的散文作品。他写宋元模先生，写俞元桂、许怀中教授，写画家张英，均笔致朴质，而情感真挚，且时有有关独特的文艺见解出现于字里行间。他还是一位深受爱戴的语文教师，他所写的有关语文教学体会的散文，也收入本书；对此，我要说，我们不宜于认为只有那些所谓抒情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散文包容极其广阔的驰骋天地；或且说，散文具有海阔天空的和自由驰骋的大天地，因此散文成为散文。

1991年4月23日，福州。

湄洲风情

冒着料峭春寒，我又一次渡海到湄洲岛。

湄洲，这东方海之女神的故乡，神圣、奥秘，遥远而亲近，我从小便从祖母、母亲那里耳熟这个地方。那时，交通不便，从我家乡仙游徒步五十华里到枫亭，搭帆船下海，扬帆湄洲，要是顺风，倒也不远，如果遇上逆风，那就不知要在茫茫大海滔滔白浪中漂流多少时日，生命，就只好托付给海的女神妈祖了。现在方便多了，从莆田乘公共汽车东南行约五十公里，再搭渡轮二十分钟便到了。

妈祖，据说出身名门，是位小姐，能诗善文，我所见她的塑像温文娴静，但不见她流传下来什么诗篇文什。我相信另一传说，说她是湄洲岛上渔家姑娘，传说她会织布，也常和父兄出海，在海上搭救过许多遇难者，这么说，她

一定是很善游的了。传说她有一次正在织布，突有所感，伏在织机上睡着了，梦里在惊涛骇浪中搭救翻船的父兄，她一手抓住父亲，另一手抓住大兄，用嘴咬着二兄的衣领。此时，不知道底蕴的母亲喊醒她，她一答应，口一松，把咬着的哥哥给掉了。小姐能织布吗？小姐能游泳吗？后来，我知道她的确曾经是人，姓林名默，生于北宋，逝世到今年正巧一千年。在生活的二十八个年头里，她善良、勤快，肯济人急难，给乡里留下极美好的印象，就在她逝世——人们说她是“升天”，那年，乡亲们便为她建庙纪念，称她为“通灵圣女”。这个尊称令人想起她大概具有“特异功能”。随着时令换转，岁序推移，人们对她的敬重和冀望，越来越丰富了她神的形象；她却病延年、催生送子、消灾赐福、降妖伏魔，以至驱旱布雨、救驾助阵、破虏退敌……平时，她平风浪、引迷航，斩浪劈波、救苦救难……简直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无求不应，神乎其神。她的头衔也由“圣女”而“夫人”，而“天妃”，而“天后”直至“天上圣母”。史载，三室太监郑和下南洋每于海难时，即见远处红灯闪烁导引，终于化险为

夷，有两次，这位回族伊斯兰教徒还特地到湄洲祖庙进香，祈求航程平安，顺安去来，而后扬帆南渡。到了民国，有称之为“林家孝女”，似乎是返朴归真，还其本来面目。不过，老百姓通不过，仍然称她妈祖。人而神，神而人。我们从小对她怀有莫名的敬意，加上姓林的都称她为“姑妈”，我于崇敬之外又多了层亲切感！探望“姑妈”，湄洲是不能不去的。

前年三月二十三，赶上“姑妈”生日，我第一次来到湄洲。那天晴空烈日，灼灼炙人。文甲这边岸上，各种客车不下百辆；海上轮船、机帆船、帆船，多得无法数计，三用机代替锣鼓的手工操作，车如龙，人如蚁，湄洲湾鼓乐喧天，旌旗如云。祖庙周围的山石缝隙，都被香客插上香烟，云笼烟绕，湄洲岛简直象海上仙阁。进祖庙就如在雾中探胜，来不及细看姑妈，就身不由己地被人潮带出庙来。据统计，来自海的彼岸的，从天外飞回的同胞赤子，从邻近各县海路前来的、坐车的、徒步表虔诚的，前后不下十三万人。《莆田乡讯》主编宋元模老先生是研究妈祖专家，他告诉我：北自冰岛、挪威、南至澳大利亚、西至欧美、东至朝鲜日本，

凡有华人聚居处，凡是码头港口渔村船坞，都必有妈祖庙在，可见她传播之广，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当年离乡别井的侨胞，海天苍茫，故家何在，妈祖随着漂流渡海涉洋，是心灵的寄托，是侨胞心上特具的祖国母亲形象！

我又到湄洲来了。是日大风，天气十分寒冷。在文甲这边岸上，眯眼眺望，湄洲岛象一钩眉月，描绘在苍茫朦胧的浪天云海上。渡轮拨开波涛，象海豚，（闽南人叫它妈祖鱼）一般起伏行驶，海浪不时从船的小窗口溅进。

船舱里，坐着的、站着的、背靠舱板的、手板船顶脊的人很多，横七竖八的是竹罗筐、扁担，好几部崭新的自行车。刚过兴化的“大岁”，大家穿着依然讲究。几位坐在扁担上的妇女很是出格，我很熟悉那大红的衣服是我们兴化妇女美满幸福的象征，它标志着她丈夫健在；酱红的肤色，脸上几笔粗犷的线条，叫人一看便知道她们长年风搏浪斗的生活，乌黑溜光的头发一丝不漏地梳向脑后勺，而后从鬓边耳后挽拢成一个髻，很象合十两月手掌，或象合着的蛤，又象鼓满风的帆，叫“帆髻”，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湄洲髻。湄洲妇女心灵手巧，连发

式也很具有美学价值。同行者早已对准镜头拍下这奇特的艺术造型。那裤让我吃惊，初时还以为海上人家勤俭，但一看膝盖处以下接着红色布的精巧手工，便知这也是湄洲妇女的一个创造，上到膝盖处起接红裤管，叫“色裤”。和这位妇女紧挨的是三位腰倚自行车的姑娘，大手大脚，酱红脸色，齐耳短发，发稍还特意卷了二三个圈，秀丽的长眉长目透露出伶俐聪慧来。他们的衣着倒入时，大约是上城里游春的。

湄洲岛不大。上得码头，沿山势而上有石级可登。湄洲祖庙近年才修葺一新，雕梁画栋，飞檐凌空，庙前旌旗风舞，十分气派。沿祖庙左上，有巨石，上刻“观澜”两字，是全岛的标高点。从这里西向眺望，全岛尽收眼底。一条灰白色的公路从东到西，象叶脉贯穿全岛，满目翠绿的是相思树。岛的南沿，十里金沙碧水把这一带镶嵌得格外秀美，要是湄洲岛成了旅游区，这天然的游泳场少说每天可容纳上千游泳者。向东望去，苍海茫茫，白浪滔滔，向前便是台湾海峡了。西北望，风沙弥漫，秀屿港没能看到，这个湄洲湾已经初作开发的港口，曾是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上提起的东方巨大

良港，现在已经开始吐纳国际大轮。湄洲湾，湄洲岛，正在苏醒，我想，此地将有航运、水产、工业、商业、旅游业……高楼，绿树，一座崭新的城市将在中国版图上出现，那不是海市蜃楼，而是一颗东方的明珠！

接待站在山腰，接待站屋顶一架发电用的风车，展开它的翅膀，慢悠悠地唱着自我陶醉的古老的歌。

接待站的负责人叫阿八，姓林，我照理应该称之为八姐或八姑。她热情、大方、素雅、庄重。她不是湄洲人，多年来诚心侍奉姑妈，来往于湄洲和城里，接待过上万同胞。我们喝着湄洲水泡出的茶，嗑着瓜子，吃着年糕，香案上有三尊崭新的姑妈座像，光是那袭蟒袍金线绣工就令人赞叹不已。三尊姑妈好象一模印就，长眉长眼，秀丽端庄，头发是帆髻，裤也是两色接缝的。阿八姐告拆我们这三尊姑妈是台湾特定，待到明春三月姑妈生日才请了去。

说到“请”妈祖，市政协主席林文豪先生告诉我们一段典故：“台湾有五百多座天妃宫，但人们总喜欢所侍奉的姑妈是从她娘家湄洲请去的。请湄洲妈的场面可是壮观啊！”林先生眉